

THE FALL OF HYPERION

与《银河帝国》并称为科幻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丰碑！

海伯利安的陨落

[美] 丹·西蒙斯 著

DAN SIMMONS

潘振华 李懿 译



文匯出版社

THE FALL OF HYPERION

海伯利安的陨落

[美] 丹·西蒙斯 著

DAN SIMMONS

潘振华 李懿 译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伯利安的陨落 / (美) 丹·西蒙斯 (Dan Simmons)
著 ; 潘振华, 李懿译. --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 2017.8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496-2207-8

I. ①海… II. ①丹… ②潘… ③李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55816号

Original Title: THE FALL OF HYPERION

Copyright © 1990 by Dan Simmons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中文版权©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9-2017-331

海伯利安的陨落

作者 / (美) 丹·西蒙斯

译者 / 潘振华 李懿

责任编辑 / 周小涓

特邀编辑 / 叶子 孟汇一 许姗姗

封面装帧 / 李子琪 陈昭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 / 511 千字

印 张 / 21.75

ISBN 978-7-5496-2207-8

定 价 / 92.00 元

侵权必究

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

读客

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

全球文化，尽收眼底；
顶级经典，尽入囊中！

THE FALL OF HYPERION

DAN SIMMONS

献给约翰·济慈

一个名字用永恒写就的人

“上帝会不会跟他所创之物玩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？
任何创造者，即使是一个缺乏创见的人，会不会跟他所创
之物玩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？”

——诺伯特·维纳，上帝及哥连公司

“……有没有高级生命以优美为乐？就像我喜欢看见
白鼬的警觉、小鹿的不安，尽管我的想法中充满了直觉。
虽然街上的口角让我憎恶，但是其中显现出来的劲头是
优美的。在高级生命看来，我们的推理或许带着同样的色
彩——虽然错误百出，但是它们是优美的——这就是诗所
包含的特别东西……”

——约翰·济慈，致兄弟的一封信

“想象力可以比作亚当的梦——他醒来后发现梦境成
了现实。”

——约翰·济慈，致朋友的一封信

末日前夜，整个银河硝烟弥漫，七名朝圣者，踏上朝圣征途。他们要前往光阴冢，寻找自己生命中未解谜团的答案。他们的发现，也许会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关键。

神父： 尽管天主教会随着历史和变革，业已日薄西山，但年轻时的雷纳·霍伊特神父依然信仰坚定。然而现在，当他看到曾敬仰的人在海伯利安上所受的苦难之后，心中的信仰摇摇欲坠。

士兵： 费德曼·卡萨德上校曾是整个霸主军队中最聪明、最能干、最强硬的年轻军官，直到命运将他带到海伯利安。

诗人： 提到伯劳之时，马丁·塞利纳斯眼睛中闪现出某些东西。一种饥渴，或是某种比饥渴更甚的东西……

学者： 索尔·温特伯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，直到女儿去海伯利安进行考古探险……在那里，伯劳触碰了她，接着，她开始逆时而行。

船长： 安静，随和，带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自信，海特·马斯蒂恩深藏不露。

侦探： 布劳恩·拉米亚去海伯利安，为的是查出真凶。谁杀了受她保护的客户？

领事： 他看上去平静缄默……一名完美的官员。或者，在他内心深处，是否深藏着什么不愿示人的痛楚？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

第一部

在无敌舰队驶离环网开赴战场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生活的最后一日，我应邀参加了一场宴会。那一晚，在环网的一百五十多个星球上，处处都在举行宴会，但只有这一场，才真正至关重要。

我借由数据网签发了接受回执，检查了一下我最好的正装，确定它干干净净。然后从从容容地洗澡、剃须，一丝不苟地穿戴一新，最后通过邀请芯片中的一次性触显，在约定的时刻从希望星远距传输到了鲸逝中心。

此时，鲸心所在半球正值傍晚，无所不在的清淡光线照亮了鹿苑的小山、低谷，照亮了远远延伸至南面的中央政府楼群的灰色高塔，照亮了特提斯河两岸成行的垂柳和发光的火蕨，也照亮了政府大楼本身的白色柱廊。数千来宾正莅临于此，但是安保人员向我们每个人一一致意问候，对比DNA，检查我们的请帖代码，然后手臂和手掌优雅地一挥，为我们指出通向酒吧和餐柜的路。

“约瑟夫·赛文先生？”向导彬彬有礼地向我确认。

“正是在下。”我撒了谎。这是我现在的名字，但从来不是我的身份。^①

“首席执行官悦石大人希望稍后晚上见您。等她有时间见您时，我们会通报您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除了已提供的点心或娱乐，若是您有其他要求，只需大声说出来，地面监督会设法满足您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微笑着，把向导撇在身后，信步走着。我还没迈出几步，他已转过身，接待从终端站台上下来的下一位来宾了。

我站在一个矮丘上，眼前视野开阔。有上千来宾正在上百英亩的新修草坪上闲步，许多人正在修整成各种造型的森林中漫游。我所立足的这片草坪的前方，是一片宽阔绵亘的草地，它们正笼罩在河岸树木投射的影子之下，那里布列着规整的园林。草地上方，一幢宏伟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。乐队正在遥远的庭院中演奏，隐蔽的扬声器将音乐传送到鹿苑最为遥远的地域。一列列电磁车队从遥远夜空中的远距传输门中盘旋而来，接踵而至。有好几秒钟，我观赏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乘客从终端人行道旁的站台上登陆，那千奇百怪的飞船让我看得入迷。夕阳的余晖照射着标准桅轻、阿尔兹和须磨艇的船体，也照着漂浮驳船的洛可可风格甲板和古式掠行艇的金属船壳，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古朴，是旧地的遗物。

我慢悠悠地走下缓长的斜坡，来到特提斯河边，途中经过一座码头，有众多乘客正从形形色色的船筏上下来，那场面令人惊叹。

^① 约瑟夫·赛文（Joseph Severn）：此处，是小说主人公“我”有意借用的名字。历史上的赛文是约翰·济慈的朋友，也是一名杰出的画家。1820年9月，赛文伴济慈在罗马养病，并在济慈弥留之际一直陪在他左右。

特提斯河是唯一的一条遍及环网的河流，一路流经永久远距传输门，穿越两百多颗星球和卫星，居住在它沿岸的居民都是霸主中富可敌国的人。这从沿岸的船只中也可可见一斑：大型钝锯齿巡洋舰、满帆启航的三桅船、五层驳船，看上去大多都装备了悬浮装置；精雕细琢的船屋，显然是依照它们的远距传输器量身打造的；从茂伊约进口的小型移动小岛；大流亡前期的运动型快艇和潜水艇；来自复兴之矢的各种各样手工雕琢的航海电磁车；还有一部分最新式的无所不达快艇，它们的轮廓隐匿在密蔽场无缝的反射性卵形外表下，看上去一片模糊。

迈步走下这些船只的宾客也是光彩夺目，令人难忘，丝毫不逊于他们的交通工具：各人的着装风格跨度甚广，有显然未接受过鲍尔森理疗的客人，他们身着大流亡前的保守晚礼服，也有身体受过环网最为著名的基艺术家塑造的客人，他们披挂着本周鲸心最为抢手的流行服饰。我继续向前，最后来到一张相当长的长桌前，走过这条长桌后，我的盘子里已经堆满了烤牛肉、沙拉、太空鱿鱼片、帕瓦蒂咖喱和新出炉的面包。

傍晚的霞光逐渐淡去，暮霭降临。我在花园边找了个地方坐下，望着星辰在天空中次第出现。为了方便观赏舰队，附近城市和政府群楼的灯火被故意转暗，今夜是鲸逝中心的夜空数个世纪以来最为清朗的一晚。

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笑意盈盈地朝我看来。“我敢肯定咱们以前见过。”

我报以微笑，同时确定我俩从没见过。她极富魅力，年纪也许有我的两倍，大约五十七八标准岁，不过有赖于金钱和鲍尔森理疗，样子看起来比二十六岁的我还要年轻。她的皮肤十分白皙，看起来近似于透明，头发系成一条上翘的辫子，身着的轻柔衣物露出

大半乳房，完美无瑕。那眼神却是冷冷的。

“也许我们见过，”我说，“不过这可能性似乎不大。我的名字叫约瑟夫·赛文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她说道，“你是位艺术家！”

我并不是艺术家。我是……以前是……一名诗人。但是自从一年前我真正的人格死而重生之后，我便占据了赛文的身份，自称艺术家。这些在我的全局档案里面都有记载。

“我记得。”女士笑道。她没有说实话。她是用自己昂贵的通信志接口访问了数据网，才获得了这些信息。

我并不需要访问……这个词真是别扭，又显得累赘，尽管它带着些许古韵，我还是不由得讨厌它。我在思维中闭上双眼，进入数据网，穿过华而不实的全局屏障，渐渐滑入表面数据的波涛之下，跟随她闪闪发光的访问脐线追寻到黑暗的遥远深处，那里流动着“安全可靠”的信息。

“我叫戴安娜·弗洛梅，”她说，“我先生是天龙星七号的交通部部长。”

我点点头，握住她伸过来的手。她丝毫没有提及另一点，事实上她的丈夫在受到政治后台提拔去天龙星之前，曾经是天国之门上霉菌擦洗工联盟的头号蠢蛋……也没有提起她改名前叫作蒂尼·奶头，曾经当过娼妓，被中池荒地的肺管代理商包养做舞女……没有告诉我她曾两次因滥用闪存被捕，第二次还在半途上把一名家庭医生打成了重伤……也没有告诉我她九岁的时候毒死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只是因为他威胁说要向她继父告状，说她正在和一个泥滩矿工交往，那个人叫作……

“见到你真高兴，弗洛梅女士。”我开口道。她的手暖暖的，不过握手的时间略微有些长了。

“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？”她深吸一口气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她张开双臂做了个动作，包纳了整个夜色、刚刚亮起的荧光球、花园、人群。“啊，宴会，战争，所有的这一切。”她说。

我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尝了尝烤牛肉。烤得很嫩，味道很棒，不过太咸了，让人想起卢瑟斯克隆槽里的东西。鱿鱼似乎也是货真价实的。服务员过来呈上香槟，我举杯啜了一口。味道有些低劣。自从旧地灭亡以来，高品质葡萄酒、苏格兰威士忌和咖啡就成了三大不可替代品。“你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打响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了，他妈的当然必须啦。”戴安娜·弗洛梅张嘴刚要说话，她的丈夫就代她回答了。此人刚从后边走来，一屁股坐上我们一同用餐的仿真原木。这是个高大的男人，至少比我高一英尺半。但是且慢，是我身材矮小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曾经写过一句自嘲的诗行，把自己描述成为“……约翰·济慈先生，五英尺高”。虽然我实际上有五点一英尺，在拿破仑和威灵顿在世的年代，男人的平均身高仅有五点六英尺，所以那时我只能算是略微有一些矮，可现在我竟是矮得荒唐，因为生活在普通重力水平星球的男人，普遍身高从六英尺到七英尺不等。另一方面，根据肌肉组织或是体格来说，我显然不可能宣称自己来自高重力的星球，所以在所有人的眼里，我就是个矮家伙。（我跟你们讲这些的时候，用的都是我考虑问题时惯常使用的计量单位……自从我在环网内重生，我的思维便经历着无数改变，其中，以公制进行思考是迄今为止令我感觉最为困难的。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愿意去尝试。）

“为什么战争必须打响？”我问戴安娜的丈夫，他名叫何蒙德·弗洛梅。

“因为他们那些天杀的**要自讨苦吃**。”这个大块头愤愤不平地

说道。他的白齿磨得嘎啦嘎啦直响，满脸横肉都抽紧了。那脖子短得可以忽略不计，皮下的胡茬儿郁郁葱葱，显然挺住了所有脱毛膏、刀片和剃须刀的攻势。那双手比我的要大出一半，并且比我的有劲很多倍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些天杀的驱逐者他妈的要自讨苦吃。”他重复着这句话，重复了同我争辩的最终结论。“他们在布雷西亚和咱们瞎搅和一口气，现在又来骚扰咱们，在……在……什么地方来着……”

“海伯利安星系。”他的妻子说道，不过她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我。

“对，”她的贵族丈夫附和道，“海伯利安星系。他们想把咱们整惨，现在咱们就得去那儿，给他们看看霸主绝不能容忍这种事。明白吗？”

记忆中，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，我就被送到约翰·克拉克在埃菲尔德的学院，那里有一大帮像弗洛梅一样脑瓜愚笨、拳头结实的恶棍。我一开始到那儿的时候，要么避开他们，要么对他们低声下气以求和解。但自从我母亲死后，世界就改变了，我会用小手紧攥石头，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，追在他们屁股后头，哪怕他们对我拳打脚踢，令我鼻子沾血，牙齿松动，我也不依不饶。

“我理解。”我轻轻地说。盘子已经空了。我举起杯中剩下的劣质香槟，向戴安娜·弗洛梅敬酒。

“给我画张像。”她说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为我画张像，赛文先生。你是名艺术家。”

“我的确是个画家，”我说，空手打了个无奈的手势，“但我没带画笔。”

戴安娜·弗洛梅伸手摸进丈夫短袍的口袋里，递给我一支光笔。“为我画张像吧。求你了。”

我为她画了张像。画像在我们之间的空中逐渐成形，线条起伏，跌宕回转，就像线型雕塑上的霓虹纤维。一小群人逐渐围拢过来，在旁观看。我完成时，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轻缓掌声。画得不错，它精确地再现了这位女士长脖颈那撩人的曲线、桥梁一样高高的发辫、凸出的颧骨……甚至眼中略略有些挑逗的光芒。为了适应这个济慈人格，我接受了RNA疗法，并学习了相应的课程，这是我目前的最高绘画水准。真正的约瑟夫·赛文应该会画得更好……他画得好多了。我现在还记得他在我垂死卧床的时候为我画的那些素描。

戴安娜·弗洛梅女士脸上放出赞许的光芒。何蒙德·弗洛梅则满脸怒容。

突然传来一声大叫：“他们在那儿！”

人群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和吸气声，然后又沉静下来。荧光球和公园的彩灯渐渐暗淡，直至熄灭。上千名宾客举眉望向天空。我擦掉画像，把光笔放回何蒙德的短袍，帮他掩好。

“是无敌舰队。”一名身着军部黑色制服、样子看起来相当高贵的年长男子说道。他举起手中的酒杯，为他年轻的女伴指着什么东西。“他们刚打开传送门。侦察舰将会首先进入，然后护航的火炬舰船会紧随而至。”

军用远距传输门应该在天空中的某处，但站在我们的制高点上，怎么也望不见它，我想象着，它看起来应该也只不过是星野中的一颗矩形缩略点。但是侦察舰的熔融尾迹却清晰可见——起初像是二三十只萤火虫，又像是发光蛛纱。接着，主驱动器被引燃了，它们如耀眼的彗星扫过鲸逃星系的地月航线。火炬舰船传输至我们眼前时，人群又不约而同发出一阵吸气声，它们的火光尾迹比侦察